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二十五

東莞 陳建 輯　西湖 高汝栻 訂

高晴炳 校

孝宗敬皇帝紀

帝諱祐樘皇帝長子紀妃生于西宮妃少乳太監張敏以粉餌餔之潛視惟謹飲撫養太十歲內宮漸傳西宮有皇子六歲矣萬貴妃驚而召入昭德因立為太子憲宗崩即位在位十八年年三十六歲乙卯五月初七日崩于乾清宮上謚號曰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葬太陵

戊申弘治元年　正月擢左庶子劉健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健河南洛陽人○召巡撫遼東左副都御史馬文升為左都御史　召南京刑

月光五色
孟劉

部尚書何喬新為刑部尚書○二月 上耕籍田禮畢
宴羣臣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馬文升厲色
曰新 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 宸聰耶
卽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請卽位之初不宜
輒罪言官于是得釋時論偉之○十二月初開經筵賜
講官學士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寳鈔十三日文華殿
丕進講尚書孟子及午進講大學衍義自後以為常講
畢賜茶 上稱呼先生而不名○三月上視太學講先
師○勅修 憲宗皇帝實錄○南京吏部主事儲巏上
疏薦舉謫籍遺才先是元少詹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

嘗恩

謙忠肅河南公廟在馬軍橋西後謙覆極光閣升人抑賜為位哭負困士祠廟旁祀之

進士蔡震元李文祥董以言事得罪遠謫甚惜其才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觸罔必不變節厚身今皆棄之蠻夷嶺海之間毒霧瘴氛與死為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寵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上以付吏部起用之○加贈前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建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時給事中孫需等言謙功在社稷宜賜贈謚廟祀從之○少詹事楊守陳請勤講學聽政疏 上褒納之○吏部尚書王恕議保治奏狀言 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

王鏊敘之言正與楊文懿公孝宗以年歲召公卿諮致餐政皆二公謀有以啓之

輿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問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事亦可以啓沃 聖心而進于高明矣○四月天壽山大風雹毀瓦傷物震驚陵寢 上遣官祭告戒諭群臣脩省先是太學士萬安尹直既被劾罷劉吉懸科道言之乃傾身阿結昏夜款門祈免彈劾建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凡科道爲聖情採納者悉謂由已自此人無復有言之者矣至是左庶子兼侍讀張昇上疏數吉十罪宜亟黜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佔毋詈彈小人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遣御史汲

昇後人言吉然劉綜花以其廚彈也

求民新書嶽虎豹猛事行步若不脉其驟處在泉鳥之間若斷疑云此超入剛具之道宗雖威節自負然發爲大過乖于此道

青州知州劉槩下獄。槩爲人抗爽，嘗爲大言，以風節自負。先是以印馬詣内閣，嘗劾萬安、劉吉、尹直，謂日近月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槩即以其語劾奏之，謂其不當稱裏面，且歸過於君，非人臣之義。數日，司禮監宣槩入傳旨，以疏已留中。槩大言疏不出時，併劾諸中官。諸中官稍畏槩，槩益肆志自負，多以草疏示人。已而安、直皆免，槩與李文祥等日夜酣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也。一時直聲震天下。吉使門客徐鵬陷御史魏璋以利，使伺槩。槩家青州知州劉槩與書，言嘗夢一人牵牛陷澤中，槩手挽牛角

此等事不但力持左道于義甚正而排擠覆獄之冤関係甚大從信不載何也。

引之而上益人牽牛泉　國姓此因勢瀕危賴稱後妾之兆也因館白金爲壽稱大喜出誓示客瑋以此劾之謂其妖言誹謗遂捕稱及奏下錦衣衛獄○六月達虜犯大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僧繼曉伏誅先林俊張吉丁謂等五人極斥其罪惡曉亦自知罪不容誅乞歸養母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詔人母終仍出供職至是給事中林廷玉追論姦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以發回爲民然盜竊賞賚家資鉅萬月擁美姬以自娛漏網放肆優游自在非所以昭典法而示鑒戒也　上納其言遣錦衣衛往捕之時繼曉在湖廣猶作

議從祀孔廟一

㔹冀人左布政使黃綬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 上左右今且得罪避出名掃墓實逃賊乃撤武昌府館之後堂好飲食之無令得出入俄錦衣衛官至檻送京師伏誅○七月二十日文華後殿講書畢 上賜講臣程敏政等各綵金緋衣金帶及紗帽烏靴皆叩頭謝訖 上顧謂曰先生辛苦咸對曰此皆臣分當爲頓首而退敏政有詩以記其盛○八月詔考正孔廟從祀名位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言荀況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侍講學士程敏政言戴聖身陷贓吏劉向喜誕神仙馬融爲梁冀草詔殺李固

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爲清談王肅佐司馬昭篡魏杜預爲吏不廉爲將不義得罪名敎皆宜黜祀顏子曾子子思配享于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倫宜別立啓聖一祠祀叔梁紇而以顏無繇曾晳孔鯉及孟孫氏配享祭酒謝鐸則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俱部覆臣議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苟有益于經傳則馬融楊雄昔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于是從祀咸仍其舊云〇虞祀尭

猛可可汗死阿歹立伯顏猛可爲可汗 ○七月臨江
西按察使許進爲僉都御史巡撫大同 虜花開北虜
大抵兀剌爲强小王子次之二種反復北殘並陰結朶
顏伺我塞下即貢馬二種亦相糾往來恐中國左右以
故雖深入彼自相猜忌不能久留内地未幾滿都魯衰
弱不知所終而把禿猛可王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
千屢遣人貢馬弘治初把禿猛可死阿歹立其弟伯顏
猛可爲王虜中以太師官至尊王幼恐太師專權遂不
復設太師伯顏猛可及其酋長與兀剌酋亦遣人貢馬
時馬文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進數條邊事戎政備

明中朝大臣知進進疏至輒允下進書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尾剌二種閧進威名遣其首長幹摘禜察少保等貢馬三年三貢每貢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皆猫兒庄入比至塞皆下馬脫弓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諳虜留塞外者亦時與酒肉華人盜虜馬請斬徇大同宣府河曲皆無虜患○權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爲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

繼宗山西陽城人憲綱授嘉權貴欲劾星變上疏言皆切直爲人好善疾惡出于天性與人不苟合人皆憚其方嚴居官三十餘年其剛直廉介之操雖婦人孺子皆知其名云

以都指揮王欽梁宏爲都督僉事既而罷之武選郎

中陸容上疏極論故也容著述甚富有式齋稿菽園雜
記等行世士林重之○冬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卒諡
文安洪謨在禮部嘗言者　蔡氏傳璿璣玉衡非是以
故占步不合乞更定又西番烏斯藏者合諸族入貢徼
賞踰舊額歲益至三四千人河西諸番復詭烏斯藏族
益不可詰謨請視海中島夷例給與符二十道每貢書
貢使名及貢物符上識以舊賜金印至關驗納否則斥
去成化末月當食不食衆議宜賀謨言陰盛故不可賀
竟不賀至是以疾卒○召南京兵部尚書耿裕爲禮部
尚書裕河南歷氏人前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之子○

擢兵部郎中陸容為浙江右參政先是太監李良與御
廄為都指揮王欽梁宏乞陞都督僉事得之容上書極
論都督武官之極品權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
良等招權市恩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
之容崑山人弱冠即有志經濟肆力經史凡典禮兵刑
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晰時邊報旁午章奏日或
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理險易兵力分合皆犂然具中
肯綮事下三邊邊人驚服至誅征安南沮大監李良乞
陞數事尤偉改武選郎中值 上登極上疏論八事曰
儲養台輔教導勳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武衛選

子俊補青人將大有才略宏祖利斷不徇世可目以泥事功

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時劉吉柄國、疑吝侵官、將陰中之、倘書余子俊爲言于吏部、得出爲參政、吝溢浙江、尤有聲、既而竟以考察去位、聞者大駭、

己酉弘治二年、　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謚肅敏、子俊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即近且小、亦須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過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愼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亦名言云、○論兵部主事李文祥爲貴州興隆衛經歷、先是文祥既出爲咸寧丞、王恕重其才、尋奏召還、授兵部主事、居十餘月、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株連文

文升固賢者也豈亦徇劉吉意耶何以當時不爲平反也

辭前妄議朝政者於是亦被遠戍獄辭降遼衛經歷未幾進表南還沍寒至商河城曲河水陷溺死時年三十○論御史湯鼐知州劉槩戍甘肅先是槩等既下獄而文升掌都察院以鼐受槩僞遺誹謗朝政問充軍槩比擬造妖言者律罪死時言官畏内閣威權無一人敢爲槩等申白者惟王恕上疏救之劉吉票旨不從竟發充宗民庶吉士鄒智爲廣東石城千戸所吏目先是上登大寶明日朝用御史二人侍班糾儀湯鼐輪侍庶吉士鄒智私造其第告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時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

臣聞陽不通也公以言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敎
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至丁未冬星變智抗章言事
極論陰陽之理至欲黜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
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
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會己酉言事者誣知州劉槩御
史湯鼐妄言朝政嫉智者因疏智名下錦衣獄智身親
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屈撓供詞畧云智與仝
湯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
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
俗浮沉或論生民惟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

儲畜之具議者欲庭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爲剏業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識餽遺堅却不受其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埀青史定誰眞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辭劄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生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溢於言表

智字汝愚四川人家貧讀書龍巷燒葉代燈年十九登解鄉人養捧爭看智乃口占一絶云龍巷山上舊書生偶秘三巴第一名天下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大精驚未幾登第選庶吉士旣以言事謫吏目至任視事甫兩月發政悉樂總督秦紘檄遣董脩鹽囊得居廣城與陳白沙游四年暴疾卒年二十六

詞婉旨得諷諫之体亦不失君替旨

○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愼後據哈密是時阿黑麻強言罕愼非脫脫族安得王哈密哈密我當王欲殺罕愼畏未敢發乃好語語罕愼曰吾爲若聯姻若爲王益安無外侮罕愼喜許阿黑麻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愼頂經結盟遂殺罕愼○大理寺評事夏鍭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廢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拳有謫徙之名則愈足以見其非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無其名罪愈輕而名愈鮮而名固歸于人

上初即位言官薦舉大臣必以王恕為首論劾必以萬安及吉後皆斥

王之一身矣疏奏留中○以左都御史馬文升為兵部尚書召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屠滽同掌院事○調南京給事中周紘為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昺為南京通政司知事先是紘等奉命南京數場點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刁難劉吉票旨調其外任王恕執奏紘持奉命點軍不宜調吉不聽恕復奏言不治失在者之罪反責點操之官何以使人吉猶不從科道交奏以為老臣言宜聽紘昺乃得改京職吉舊國學與恕內外不合恕有所行吉必從中沮之恕憤吉沮抑屢疏求退惟以懷恩在內知恕之賢吉雖嫉恕亦不敢加害

云○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獅、夷人所過擾、爲傚擾、禮
科給事中韓鼎上言、宜罷遣之、時　上不置妃嬪繼體
未立、兆、後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是
非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福于神、不已惑乎、　上嘉
納之、○六月京城及通州等處大雨水溢、軍民房屋傾
倒、人畜漂溺、死者甚衆、詔審錄獄囚、百官、各陳政、事闕、
失、○時皇莊厲民、戶部郎中周軫言、　天子藏富于民、
皇亦有莊、願示以小非稱、宜與民、否則宜革管莊如例
畝限三分、責民入租、有司解部以進、賦入留中、○十月
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諡文懿、守陳浙江鄞縣人、性恬

淡居官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
欲援之者使所親喻意守陳謝却之私謂其人曰吾猶
處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嘗被命
教內監教成多去爲近侍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取寵
貴而守陳獨無所資藉士論多之七月陞孔鏞爲田
州知府是時峒獠倉卒犯城鏞蒞任纔三日郡兵先已
調發衆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祇應諭
以　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
耳鏞曰然則束手伺盡乎衆曰即爾誰當往鏞曰此吾
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公即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

置此生于度外使可身往要以立談之間使頑梗難化之黎徒明于大義而永不敢侵犯全是才識足以濟其忠義

以主兵、鏞咲却之、衆乃乘城、向賊啟門、賊以為出戰、門啟、鏞乘一馬。以二夫控絡。門隨後閉。賊遽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巨測。姑導以行。遠入林菁。行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地。又逸一矣、賊控馬入山林。夾道骨磔人于樹者。彌望見鏞。丹呼求救。鏞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為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不顧、徑入峒。賊驚亦出迎。旁亦夾擁如林。至巢穴。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呵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于中。鏞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鏞為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

委曲過于
于儀

人見孫耶。曰然。賊皆羅拜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于凍餒。聚此苟免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勦絶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賚汝。爾後無爲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曰然。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錆曰。我饑矣。可以食來。衆殺牛羊爲麥飯以進。錆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公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卽此宿。賊除治中廬。設床褥。徐寢。賊羅竊侍衛。明日賊復進食。曰

我尚倦行且止此又宿至明日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鏞顧曰此秀才好人汝既効順可什之與吾同逐賊即解縛還其巾櫛諸生鼓奔去按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提死叛而降之導來指城矣爭問故鏞曰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拒鏞咲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郤城開鏞入復閉門取粟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而去終孔之任不敢復出

俊臣廣東憲副凡寫辭文牒胥吏皆長桌列案前不使猾胥作奸衆且設檯榜裹衣與被皆不能讀轉[illegible]

南寇長在巡按之前肆議招誤撫事大哄意挽朝權
巡按督責其故璩竟至相爭大恚而出轉貴州兵撫
沐國公有事花律以金五千兩遺之不受前廣東同
其弟戰失石丈餘穿透嵌衕宛然飛動其價可百金
過梅嶺登舟既莫矣見之怒俾僕隸推墮于水在水
濟缺可梱箕不有臨淵羨魚之意云天都鑰以忠信
自願事　共寇凡三廟皆處外任
所至宦跡衰然亦一時之名臣也

軍來留兵之類怯矣此與似得寓兵于農之意

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器械悉
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
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
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
里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
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三遇警調

操之精操之勤其可淬厲于東

集官給行糧其餘照天順元年例
庚戌弘治三年○春封后父張巒爲壽寧伯尋進封侯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諧爲考試
官取錢福等三百人廷試賜錢福劉存業靳貴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役官員給由例先是成化甲辰令被
災所在任滿官員納米賑濟免其赴部至是王恕等會
題言各官廩祿有限而雜取之俸尤微苟非取于公必
至剝于下貪惰之風由兹而起功課之法廢格不行甚
非政體今役考滿者俱令給由赴部照例考覈從之○
夏河次原武支流爲三其二以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

河之為患
自古有之
源有浚行
然有疏而
後之說勝

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溢于
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于宿瀰漫四出不由故道民
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于他所以避其害左布
政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戶部侍郎白昂往治之
昂役衆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築陽武長堤以防
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
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
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
汴入濉濉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
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役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

增增非堤
大躁其下
濬滌河故
兩省之民
賦寬之疏

之法亦明矣

真備荒之良法

脩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閉焉○定廣積倉糧命有司每十里以上務要積糧一萬五千石三年一次查盤有司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沙狐狸來歸授金吾衛千戶沙狐狸衛士也　上皇陷虜時在侍　上皇之食狸以飲御膳告也先也先不曉何等語問譯者譯者曰中國惟皇帝飲食稱爲御膳也先嘖嘖稱羨以我中華君臣雖在蒙塵禮猶如此乃與六羊令致行在蓋又以測狸之強弱智愚狸即裂其

衣襟絲帶爲長條二各繫三竿擕着兩肩爲行也先已與之潜令人覘狸行數里始至　上前叩頭復命置竿復出數里外取水迈又出數里外取薪藁傍往迈皆復命如初也先益奇之召問其姓名及有無事任狸告之又問汝解後至此耶亦隨駕至者耶狸曰偶隨來耳又問中國如爾比者幾日十萬勝我者若千更勝而至精者又若干也先曰然則向何不以爾輩來迎駕耶曰先是往征東南某國未旋耳回即來此矣也先聞言心頗動及駕旋狐狸不及從留虜中虜授以士卒爲頭目寖用事權力已雄納婦生子爲富貴大族亦時奉虜命帥

部曲至朶顏三衛市馬詐是殆四十年弘治初又來訪得其子因寄語之令輸情於朝期以明年復至當遣歸明年朝廷多益兵衛之其子以聞 上深憫允之如期至見我軍知子已驗意徑擕屬南趨暨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携輜重甚富至京見 上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時諸司上下莫有識之者不敢決徑曰是固有証先帝嘗頒賜我一綉囊且曰此固娘娘手製也今囊固在乞賜娘娘驗之所司取以進太皇太后覽曰此真老爺爺物也 上乃授以衛千戶賜宅一區

辛亥弘治四年 春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執法

彼奏貴通成為冤獄嘗其目以亦奉璫公白者大其家嘗仵而死天道好還如此

不阿有御史鄒魯、誅黜陞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魯遂誣奏喬新受親故餽、囑托內閣劉吉素銜喬新遂下錦衣衛鞫訊無驗、喬新乃乞致仕南歸○擢吏部左侍郎彭韶為刑部尚書○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有罪下獄奪爵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亦下獄坐免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獄抵法追贓鉅萬、褫其爵、景求援于戚畹壽寧侯為內援羣戚其賍且遮他事誣紘以圖報復由是紘亦被逮坐免○八月修　憲宗皇帝實錄、

前代修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外守藏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

迥絶與效觀光　綸廷言動兩書之機世莫親見當
時之事，莫　朝史官、坊近瑣頭，貲遠在縣下，成化以
來羣臣不接　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取諸司所後奏
牘，分爲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爲二館，以年
月編次，雜合而成，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
色，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止出身遷擢而已，間有褒
貶，亦未必盡公，後
世將何取信哉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　上欲封　張皇后弟伯爵，命
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　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
實欲稽遲以俟斯。　上惡其專，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
仕。○是月二十四日　皇子厚照生，即　武宗皇帝也。
○十月，興　獻王徙封于安陸。○命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丘濬兼文淵閣太學士，入內閣與機務。先是召入閣

者皆自侍郎而下未有以尚書入閣者尚書入閣自淸
始○擢吏部左侍郎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
悅松江華亭人篤學力行居官恪慎守法以不欺爲
本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性素淸約自處儉至重
任四十餘年
終始一節
十二月復起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
紘旣免科道交章論救王恕亦極言紘淸忠不宜罷
遂起用焉紘山東單縣人平生剛毅廉介歷官至大
司徒所居僅蔽風雨妻孥疏食菜羹不改其
舊及卒家無餘貲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
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朱驥卒
驥初襲衛正千戶少保于謙以女妻之謙被害驥亦
坐戍謙冤白驥得還任以兵部薦歷指揮僉事捕盜
有功命掌錦衣衛印符奉敕兼理獄囚斜察之務驥爲
政不苛時有妖人其黨者僞爲書以惑衆爲邏者所

屢歷藩臬不以貝格性驕恣婚恭終近侍守者

發株連致十百人甞坐妖驥曰首事者深恚耳餘皆愚民何乘得遝惑戍邊有衛京傾其黨人傳示妖書者欲發其事驥曰此妄耳取書焚之凡絓獄下錦衣者所司以臣與加之驥獨否憲宗嘗命捷忤旨者桓用小杖　上怒遣中使詰責驥具以實對卒不易其寬厚類若此

封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弟王清崇善伯王濬安仁伯○以白昂爲左都御史陞撫治鄖陽副都御史戴珊爲刑部右侍郎

陝巴安定王族孫

壬子弘治五年　春二月封陝巴爲忠順王入哈密○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貴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禿野乜克力數種強虜時擾哈密必得元遺孽嗣封理國事庶可

丘濬入室
心益加警
[illegible]
弘治第一
奏疏

攝服諸番與復哈密不然未得休息乃立定安王族孫陜巴為忠順王安定王者本脫脫種落令頭目奄克孛剌阿木郎輔陜巴至哈密○五月冊立　皇子御名厚照為　皇太子赦天下○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陳時政之弊大要謂　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殆欲　陛下紹休烈祖也遡觀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年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趨于弊風俗日趨于薄紀綱日趨于弛而起馴至于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無他中世繼體之君皆生于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

劇彼上日其朝獨遠近習竹誠有以啓之

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甘為敗亡之歸故也向使其君若臣常其將微之時灼然洞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脩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於此哉今災異迭見星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咎徵之應甚可畏也宜鑒覆轍盡復舊規以應天意願 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省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姦慎儉德以懷永圖

讀其一端足以立時致治光徵盛美

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與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爲二十二條以爲　朝廷抑遏姦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數條言上覽奏甚悅批答以爲切時與命議行之○夏四月命巡撫貴州副都御史　朝廷遣提督軍務鎮遠侯顧溥爲總兵官討貴州變苗黑苗久叛盜肆守臣告急命　廷臣提督軍務討之初撫不從始合衆謀調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生擒二千械首惡俘京寇既平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爲九長官司其人恃祿驕縱稔惡醜忠致爽人侵地奪貨逞慾無厭已四十餘年軍

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剿除非大更張不能為保境安民之計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如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者俱

國朝封功臣公侯伯者七十餘人惟魏國黔國與武定侯存耳

係輔佐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勳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無異量加恩典俾奉其祀于是查取開平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炳岐陽王支孫李璿東甌王玄孫湯紹宗赴京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各近其墳墓以便奉祀○錄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為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錄基七世孫與顏

孟二氏之後並爲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仕典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爲博士乃改是職

嘉靖中以開國元勳子孫位與國同休詔封常開平之後汝成爲懷遠侯李岐陽之後沂爲臨淮侯鄧寧河之後繼坤爲定遠侯湯東甌之後佑賢爲靈璧侯而誠意伯孫瑜亦仍伯爵報功之典僉隆矣

八月壽寧侯張巒卒追封昌國公尋命其子鶴齡襲封壽寧侯○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招商中納錄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國初以來天下鹽課俱于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于近邊墾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言鹽商赴邊納粮

人以為利而不知其弊甚也

是時吏部患人官之反覆以多黜為公少有微瑕即不免而黜者亦不敢訴

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洪
與內閣徐溥同年最厚遂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
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商
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湧
邊儲自此整理愈難○秋七月河決張秋
癸丑弘治六年○正月大學士丘濬因言子 上曰唐
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
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
也 上深然之勅吏部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
雖歷三考非有貪暴實迹者亦勿黜○二月兵科給事

中吳世忠，魏乞推恩典，以表忠義。謂昔　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鄒瑾、魏公晃、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伏節以死。夫　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欲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伏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為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　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　太宗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　仁宗即位之初，詔謂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族抄沒充軍者，悉皆赦回。此皆一

當及左右戚[illegible]所[illegible]者彭[illegible]安之爲[illegible]與首[illegible]了然論其爲人實可[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人博[illegible][illegible]往[illegible]休於黃

聖之所已行者且陛下以　祖宗之心爲心後若諸臣
凡扇闕之豈獨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行
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李東陽少詹
事兼侍講學士陸簡爲考試官取汪俊等三百人○三
月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刑部尚書彭韶罷先是亢旱求言韶陳時政得失乞裁
去皇親自園公墳塋工程及乞速罷中官王敬苗逵高
永之利大學士徐溥與韶不協韶乃辭疾乞骸骨歸後
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
以右都御史白昂爲刑部尚書○擢浙江左布政使劉

〇日內鑒謝以內閣望恕上恕以[illegible]不實原禮業已遷啓有判[illegible]

大夏爲右副都御史督治决河先是河復決楊家金龍等口東衝張秋隄命工部侍郎陳政治之政卒乃命大夏○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罷時內閣大學士丘濬以宮保兼禮部尚書班恕下旣入直恕尚持其吏部銜且先貴銜踞其上濬意弗善也會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 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 旨未必實令再訪詳具奏恕自擬有沮之者必辭也自是求去益力 上慰留之居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奏恕擅前張得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

里居日托人作傳大司馬三原王公伸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 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 旨令恕看詳而參恕嘗文泰受之丘濬具疏以辯乞于午門而究文泰及主使之人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詔文泰嘗謁丘濬濬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謗 若也傳若行有褒貶斷之疑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恐動以語都御史吳禎禎亦爲之潤色其草而授之以上因請逮恕及濬禎而質 上赦文泰而責恕賣直沽名宥之俾焚其傳罷濬禎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辯復不聽而恕自此屈矣于是恕疏引疾乞休去○改禮部

尚書耿裕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擢禮部左侍郎倪
岳爲禮部尚書、
九月詔取番僧領占竹、禮部尚書倪岳疏奏先經科道
奏劾、將法王領占竹等發回原寺、中外莫不稱快、
今欲取來京、查元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創始而行、事有
未便、伏乞免令行取、上從之、
命孔彥繩爲翰林世襲五經博士、主衢州孔子廟祀、彥
繩宋衍聖公孔友端嫡孫也、友端從宋高宗南渡留居
衢州、遂以衢爲闕里、至是用守臣言授以是職以便奉祀、
甲寅弘治七年、○春正月興王之國安陸州、上皇弟九

梁永言嘗謂其勢事多爲之委以殺其勢不可以力勝也

人　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涇王、榮王、岐雍二王後國絕○巡撫山西都御史張敷華奏乞增解地鹽課以補宗藩歲祿從之時宗室日繁而山西界歲荒歉祿米多缺故也○夏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河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具察利害乃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之大夏曰河性猛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導南行後築長堤以禦横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決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決

口濶至九十餘丈糧運愆期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興等協治之○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謫長沙府同知時茂仁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銳專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且謂水陰氣也其應爲宮閫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爲妖言逮繫錦衣衞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茂仁楊守陳子也○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經畧哈密還京下獄哈密在肅州西北一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廬唐之伊州韃靼回回

既無宗嗣可立而以王母理事宜乎土魯番侵侮之也

广咲

雜處之國也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火州為諸胡要路永樂初即其地設哈密衞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令為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朝貢脫脫歿傳其子卜荅失理以及孛羅帖木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酋王鎖檑阿力侵哈密虜王母金印以去其衆遁居肅州及苦峪城　朝廷屢命守臣經畧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十四年鎖檑阿力歿子阿黑麻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請封王母外甥都督罕慎為忠順王罕慎長吾兒種也二十年遣使入哈密甘肅鎮巡而下皆以興復哈密受賞弘治改元阿黑麻以罕

一作民

比識取笑之要最不獨一哈密乞爾也

慎非肅王後乃假結婚而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不許
弘治四年王母巴故阿黑麻乃以金印城池來歸會曲
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裔益姦人教之其實
非也五年兵部尚書馬文升訪聽三種頭目舉保遂立
安定王姪陝巴爲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
使送之議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本韃靼
別部強合爲一又與罕慎異矣或尊番必不心服阿黑
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
麻先所遣頭目寫亦滿速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
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略之海等至甘州遣使賫勅諭

阿黑麻順食歸陝巴久不報海等上疏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得命脩嘉峪關撫通阿黑麻黠討回夷二十餘人奏發其夷戍廣西海等還

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海山西參政謙任僚寫亦謫速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閩廣副　上命嘉峪關絕不與通○宣府山西浙衞遺羊脫

乙卯弘治八年　二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卒年七十六贈太傅左柱國謚文莊濬自上登極進大學衍義補命掌眷注驟至入閣尤加倚任學博貌古乃于子史無所不通而尤熟于國家典故

守溪長語云文章簡嚴高古人所共是必以爲美人

所共不必以爲是其論秦檜曰宋家孑遺求不得不

與和南宋更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

岳飛則以爲亦未必能恢復諸如此類皆與人異云

以揚一清爲陝西提學副使凡八年大作士類士有傳

記誦者倚文辭者有專攻舉業者所學不一皆誘而進之

三邊學多士應歲必一試雖僻壤不遺也其避事愈久

愈嚴及楚之川熊虜日十試業案守法莫敢左右顧明

于知人方進取日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奈如

所言故造士五十餘年稍用不盡皆是時稱清爲國朝

提學之最嘗自謂都人曰吾于陝得三士康海馬理呂

柟也後果爲聞人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諡文恪

裕遵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修不營産業不治居室儉約蕭然無異寒素表儀縉紳世濟其美

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兼侍講學士少詹事謝遷兼侍讀學士並直文淵閣○張秋隄成任劉大夏爲戶部右侍郎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于黃陵岡南濬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濬四府營淤河出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築長隄起河南胙城歷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五旬而事竣至是召

大夏入爲戶部右侍郎

按前河之議自漢迄今紛紜莫可謂周悉但河流不常亦無定策治之宜無上策唯求禹謂自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其自大伾而下北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入海蓋背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使一淮兼受黃河之全欲北入故道而從流溢河可得哉今黃河以北古道所迹南行者因河相其地勢疏爲支河以達平原直沽諸處既可以殺其合流衝決之勢又可以得其灌溉澤潤之利而北方旱潦之災亦因之而可免矣乃今與修水利之說獨開于汴河濟北東則略不一講何也

古城請封安南不許以古城爲安南所侵擾請賜詔問內閣今東陽以春秋列不道屢侵安南歸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使據言告小必掩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

身設法日
憑易貿西
黑恐貢抵
三十六盟
以師討敕
石省魯初
且西光都
羅府採處
沈於關孤
勒碑葉四
鎖使為吒
普所縣哉
后長壽元
年大破巴
哥擾眾四
蘇哥府于
鬼該驗兵
以後之郎
今且扁境
所受也

即開罪與師。即患尤大宜勿聽。○土魯番酋阿黑麻自稱可汗復入哈密命巡撫許進總兵劉寧副總兵彭淸帥師討之○是時西域諸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帝先遣中貴人迓我河南至京愛賜甚厚今不撫我我泛海萬里貢獅子謂我開海道郤不受即從河西貢者宴賞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作命中國能奈我何哈密如固又附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謀言糾東數萬用雲梯攻肅州且謀甘州報至文升日彼虛聲恢我也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無水草貢

以功以封哈密候為非我藩所而哈密遺貽害居甘肅諸比地添丁西域吳此罕慎真天方哈馬等相隋不知即此番遺種否

使往返有駄水行使我謹烽火明斥堠整兵以俟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戰必使彼匹馬不返已而阿黑麻西去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文升曰昔用陳湯故事此虜終不足支乃召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撫其背曰汝諳夷情知西域道路　朝廷今欲擒斬牙蘭汝計安出翥曰此賊黠非襲之不可罕東哈密有捷徑可進兵兵可不十日至文升曰余欲選罕東番兵三千為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糗食兼程襲之何如翥曰善乃令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出南山馳至罕東即調罕東諸

亦百河西其稱所有南至六部亦波吞食其地北至回稅南連六部幅帽羈里乃其文字戰有亦與中國

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是冬進及總兵劉寧彭清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乏水草行不能疾牙蘭詗知遁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級獲妻女獲牛羊三千哈密脅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携歸住四徼上師還報乏之士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四月張敷華改陝西巡撫時有妖僧據山中為逆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授計山中父老果縛妖僧至○命工部侍郎徐貫等經理蘇松等處水道

先是命貫疏白茅港未就諸王是後命治之貫上疏以主事祝萃自隨萃乘小舟往來覓水源相地勢日以

嘉會鎮秀水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上流不濬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濬無以導其歸于是分遣人工程疏濬山吳江長橋一帶茭蘆之地導太湖之水散入澱山湖城昆承等湖又開吳淞江太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以達于海開斜堰七鋪鹽鐵等塘洩楊城昆承湖水由七千港以達于湖下流疏通不復壅塞開湖州之溇涇洩西湖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南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之水自西北入于太湖又開各處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于大江上流疏通不復遲滯是役也華功居多。但白茅港疏濬未得深廣數十年後復壅塞亦以奉使者急于奏復故也。

八月詔設江西巡撫于南贛時汀漳多盜而嶺南閩盜奸民和之肆摽掠為東南大患三司議為宜設巡撫憲臣畫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政令一而鄰境有司協心盜易平矣奏　上從之○以副都

御史金濂總制江廣湖福軍務撫捕剿叢羣盜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電先是南京陝西貴州大震歷郡並以聞 上命南京文武羣臣罰加修省直言闕失戶部主事蕪湖胡耀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蝗父子相食民有飢疫骨肉流離大變也 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等在道惑亂 聖心齊賜薦貴斯用差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下檻要貴成交相賄托不以爲職育官有所舉劾聽前顧後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異屢由興

渭乞用臣言則邪佞斥而陰慝消矣疏入人皆爲危○既而賡等果以賍敗

丙申弘治九年○春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爲考試官取陳瀾等三百人廷試賜朱希周王瓚陳瀾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擢吏部左侍郎周經爲戶部尚書時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糧其官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造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淮鹽價銀二萬兩經言鹽筴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今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乃命止長蘆摘撥給

荊州鄧趙
屬吳胡為
又加之罪

又有請取太倉銀為織綵緞洪鐘言不可以小民膏血供耳目之玩乃命以數年內漸織物補還之○權禮部尚書侍郎徐瓊為禮部尚書○五月妖僧張金峯等伏誅

按峯初遊陝西州邑縣以樂術村木惑衆縣官逐之乃抵終南山聚徒數十人自稱釋迦佛出世其黨行安行與等各有名號製作帛為旗祭以娶孩剝皮為二十四諸天大會號另號燒香咒以托藥令自是藥舞欲歸則咒虎當路不能去有雷折川者不肯飲藥衆夜遁歸亦不敢首官將行道負薪炭者多被遏責不從則見殺或支解之懸于樹守臣調兵捕之金峯與行與等拒捕殺守臣以聞刑部言御安等五人雖獄罪應凌遲處死上命依律處決以梟川知情不首并家屬發邊外充軍士民捕賊有功下勑獎資

科臣龐泮等及道臣劉紳等言事俱下獄既而釋之流翼武臣荊州鄧州劉趙數事科臣王廷奇奏之逮繫錦衣

侍御史陳禾論救。上震怒。併責棐之者猶
史張淳者。公差迴遲。不得與鄉。止斯中。敕大學士徐溥
等亦力諫言。遂情懽護重言官為國盡忠。而累以爲罪。
後有大利害大關失。誰肯言者。 上乃釋之。時李廣
訴人以晃燒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近有僧
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 聖王之所必禁
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主遊撻
煉丹。獨尤悋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人服餌為禍尤甚。
唐憲宗累以致疾。暴橫激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止齋
龍虎宮神樂觀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焚燬無遺。邪妙有靈

隨所聞於水列之議華滿之詞反覆此己可謂肯綮

自李東陽入閣時疏草多出其筆則切隨明所衷之

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發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邇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陛下昇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端然矣。

丁亥弘治十年春。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上以累朝典制。散見叠出。未會于一。乃勑徐溥等修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類以頒降羣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皆歸于職。以備一代之制。○是月二十六日。經筵罷。命詞

審本監奏主內閣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
殿上命司禮監取壽臣奏本付溥等。上曰與先生輩
。。計較溥等相與議定以次陳奏。上覽畢親批本面
或更定二三字或删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
官本及禮部諸本皆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
頃賜茶而退○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詔求直

自天順來至今常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召對晤良久廟堂嘉話真可追都俞之盛

言○召前左都御史王越命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兼理
哈密先是[illegible]至是越用之兼兵務斬
首百餘級奪還所擄人畜甚衆○八月以孔鏞爲右副
都御史巡撫貴州苗蠻者清平衛所部苗也本江西人

漂蕩至彼桀驁多智數人爲寨主雖視諸苗有豢行商
刺脊力絕倫能披三重甲持二丈鎗兩端著力過數百
戶與敵刺以鎗點地躍而起輒三五丈飛行瞯人之上
以戰若一二丈川澗跨越之如溝澮耳二人謀勇相挾
由是橫門夷落摧殄浪魁觀諸苗之附近而稍弱者歲
以畜產分給而倍征其人既得苗夷之利又欺詗我之
商民經其地者輒誘他苗會邀劫掠官差健步往探請
健步必謁溪請計溪乃要我重賄期爲勦之健步歸報
官司從之溪乃以素不能服之苗遠而悍者指爲賊黨
官軍往繫捕于是遠苗畏憚亦服從之其後與我官軍

盡弁我凡有事輒令訪處不復開備之矣三堂之寨廠者皆有歲賂溪酋習貪特爲惡滋甚孫交訌官苗使爭鬬以收鷸蚌之利歲輒數次其志小則規爲土官大尤未可知也以是清平一境官苗交受其害歲無寧居孔鎮爲都憲受命鎮撫貴州初至尚未知之往往見報某地被賊劫殺官兵某處劫殺民商鎮問何以處之上下皆謂須屬之阿溪當治鎮言清平爲指揮使司諸土官宜懲等乃命官皆責且衆何以不能治軍更借一寨主力驕縱之徒耶心固疑之漸詢諸人人以溪因横且私于監軍總帥言之恐無益得禍多不吐露鎮蕭咨轉力乃

得前屬亂諸狀謀欲除之因佯抑監軍總帥等皆是蔑之鏞益信其私黨知不可與共事且務決去之乃欲親自往清平聚沮之鏞不聽獨至清平復訪求部曲之良有指揮王通素才而端方稱疾不蒞事鏞召而禮之因廣抑時事適有言而不及溪鏞曰吾悶此中事惟阿溪大且要爾乃不言何也通不答往復數次竟默然鏞曰吾所以異待而以爲解辨大事非輩行等今爾何以辭我通曰言之而公事日辨則一方受福而愚亦有益否則公獨巳耳吾家亦赤乃當應何鏞笑言何用不克通粉條慨許諸陳列根枝鏞與溪所任何人何以能通吾

上官通曰彼衙籍王指揮陳總旗二人公必先得此二人心力乃可濟鏞曰吾自能之通辭去鏞候伺朔稱將校參揮時號于衆曰今急缺一追捕官若輩悉向前吾自擇之乃徑指王曰可矣獨留之衆出王前鏞詰之曰汝何以與賊通王驚辭之鏞曰爾溪歲賂三堂誰之通我已備知而尚諱耶王悚惧不敢言鏞曰吾今貰汝罪推心用汝必取溪自贖仍被濃賞或貳或假則重祿不免汝矣王叩頭曰信如公言然爾則之征雖欲擒之不可得柰何鏞曰然則事遂已乎王曰當更得一年少多謀者同事乃可濟鏞問誰王曰無如陳總旗鏞曰諾着

今殺汝徼令卒謀勇之士帥所部分之來有事指揮汲附
徑寨陳與俱來王受令去少頃偕陳入見鏞初問之亦
若問王者陳諱駭亦若王屢顧王王曰勿諱爲吾與若
事公已悉知之第當用力以報公陳亦言其難狀鏞曰
爾等第誘之出乃計令日一人率牛在野陳入寨訪諜
令出觀而隨遣王率勁卒狀詳務伺出擒之且刻其期
遣他兵來援又預檄近溪各寨及期各以鄉兵同集助
之誅定陳受教去見溪曰何久不來陳曰新都堂至故
不能來見老王溪曰都堂何如曰無能爲耳溪曰聞在
廣解捉賊何謂無能陳曰同姓耳非其人也溪曰賭之

衢衖陳泗娣，徐徐何以遮蓋貨溪，留陳食，羅談興發
牟事，陳曰，適見道中牛，來審較老王宋牛，何似，然須考
矣優劣，殊可決也，溪曰，寧有是乎，審爾我當致之，陳因
牛入非商販，似不可致入寨，溪曰，我去觀之，陳偕鼎館
必自行，溪曾曰必去，必去因顧刺令供，陳又激趣與辦
都堂在上，王豈敢去乎，刺怒曰，何都堂能過我刺史耶
因郵座挺雞，小不吉，溪言吾夜夢決網，恐不利出遊覽
夢網得魚，牛必屬王矣，溪判乃與陳刻米，恣飯偶操言牽
聯而出至其地，視牛，耿爾溪語樂，命酒飲怨報雞冊官
至陳曰，王知之乎，王拱揖也，蓋徐訪至溪月何徐案敬

陳曰豈有新官遽下訪人乎因勒令往又說令去所佩刀曰新武職官見刀以爲不利是求好反惡也溪乃去之既往見王留坐因戲謂溪剌新上司撥歸至境何不夙迎待此來何爲溪剌猶謂故戲漫言拒之王怒曰戲乎吾豈不能縱汝溪剌猶笑傲王所伏出數百人往擒剌剌徒手持傷數十人竟就擒并溪紫之時援兵至正無失期諸寨兵亦集其斷去之銷又夙造二檻車隨王令一得溪剌即因之徑至貴州無經清平恐其黨劫之也于是一如鏽命解至三司鞫之論死鏽臨刑無一語餘申頭請死剌語人曰吾不畏千萬人獨畏一孔公耳

要在不遠 若舉事

亦不知其擒我。若此易也。中官徐爲解救。徐言吾不究若事。渠能解乎。渓刺死。渓有二子寬都勻。鏞又劾都勻官司徑擒之。悉殪焉。

十一月。火篩寇大同宣府。命侍郎許進督軍。侍郎劉大夏轉餉繼之。

是年。虜火篩滅若諸部落。迭寇大同宣府。踰正人十倍虜。謀深入。乃勅侍郎許進督軍。劉大夏轉餉。繫虜。大夏受命瀕行。偏書屬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

[illegible]行之[illegible]而便國便民無斃于此

要領一日禍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糶中貴下第不禁逋不兩月倉場蓄積有餘遂往時糶買法有米先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爭相爲市乃糶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仰大夏此法亦有糧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卽欲收糶無從得買遂爲邊備之長利云○大同宣府諜報虜犯邊命中官武臣練京營兵以待以兵部左侍郎李介兼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介等至邊虜退引去○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

撫治兩廣地方都憲卒

瓚廣西臨桂人以縣丞進知縣三遷而爲撫宗倉事尋陞副使專治盜賊奏于後山賊匿從化縣于縣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從平廣西潯梧滿諸府江田州諸賊擒斬共數萬皆親冒矢石荊後身被數十傷奉勅撫治兩廣戰殺賊瓦氏因捕賊二萬公云請功蔭子于錦衣衛世襲副千戸

戊午弘治十一年 正月 上御文臺召輔臣徐溥謝遷李東陽議政事○二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 皇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厚之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浪之流恐或損聰盛德 上嘉納之○三月少師太學士徐溥以老疾乞致仕尋卒贈特國太師謚文靖

知本見機之言

溥立朝最久，因事納誨，固才略使，屢遇大獄，保全善類。時劉吉恣威福，報私怨，溥一以安靜誠信，委曲從容，行政惟其是，用人惟其賢。

時稱其休休有大臣之度。

下監生江瑢于獄，尋釋之。瑢奏劉健、李東陽杜絕言路，擁蔽聰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己，急宜斥還。健、東陽疏言：近日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雖未盡當，數多可採，而乃泼無可否，槩下施行，自祖宗朝至今未有此事，皆臣等引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剛，俯從輿論，剖白忠邪，明正賞罰，以致人心惶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于此，乞罷。上不許，下琇[illegible]獄，健等又上疏力救，瑢得釋。

夏六月有熊入京師西直門是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備者不知覺有被傷者大司馬馬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既祭問守衛者因乞嚴武事以備盜賊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既當備盜亦須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議馬或問孟春此于古出何書春曰余不曉古書曾記宋人記郗典己酉永嘉前數日有熊自南渡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卒趙尤稱曰熊于字從火郡中必慎火燭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復封陜巴爲哈密忠順王○是年越出河西取陜巴至甘州令哈密三種都督

回回寫亦虎仙畏兀兒奄克孛剌哈剌灰拜迭力迷失于陝巴奄克孛剌罕慎弟也恨土魯番亦與陝巴不合

罕慎女也先王剌妻陝巴以結好于奄克孛剌未幾

卒是秋賜陝巴大帽蟒衣玉帶象笏後封爲忠順王故寫亦滿速兒等西歸時哈密三種人久苦土魯番不願從馬文升請許半留肅州往來自便

冬十月乾清坤寧宮災詔求直言○太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各乞罷以應災變不允遷復舉學士吳寬王鏊自代亦不許○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時建毓秀亭于萬歲山上既

成適一小公主患痘殤衆醫莫效廣欽以符水進殤官中歸咎于廣未幾清寧宮災有建言今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　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與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惧飲鴆死　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家宅搜得一帙納賄簿籍首進之簿中載某送黃米幾百石白米幾千石不過計數百萬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尚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始悟廣贓濫如此科道論出簿籍按名究問凡預名者惶恐危甚晝夜各赴壽寧侯求救日下奔影重重不期

所會者十二人。事雖得寢。而納賄之姓名一一載傳于

朝野矣。

十二月。總制三邊軍務左副都御史王越卒。諡襄敏。

越濬縣人。傑悅善用兵。凡邊境險易。虜情眞偽。將士强弱。盡知。尤能識拔名將。但多機變。結權倖與。援上論譏之

皇明法事錄卷之二十五終